

我乡我土

洛阳风俗“犹尔雅”

□ 徐礼军

“洛阳古多士，风俗犹尔雅。”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《司马君实独乐园》一诗中的两句。其大意是说，洛阳自古以来就“盛产”贤人名士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这个地方的风俗也最接近正统，显得纯朴、高雅。

从伏羲演八卦、黄帝选密都，到周公营建洛邑、制礼作乐，再到老子的道家学说、孔子入周问礼，以至于后来的程朱理学，等等，洛阳的文化根脉一直健旺，孕育出的民风也一直是最纯正、最优雅的说。说起良臣贤相，我们就会想起周公、召公、伊尹、狄仁杰、张九龄、司马光、张居正、吕蒙正等；提到文化名人，我们就会想到老子、孔子和孟子，玄奘、杜甫、白居易，邵雍、二程和朱熹；谈及儒释道等学派、宗教的源流，我们就会记起儒学渊源于此，道家创始于此，佛教首传于此……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或传说，如“周公吐哺天下归心”“召伯甘棠听政”“伯夷叔齐叩马而谏”“孔子向老子问礼乐文化”“二程讲学与程门立雪”等，无不为洛阳的“风俗犹尔雅”注入了不竭的源泉活水。

当年，我这个来自异乡深山区的野小子，刚入洛阳城时，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怯生、惊奇感，后来慢慢地体会到，这

是个古风犹存、包容性强的城市，接触到的人都那么和善、从容、优雅，我便很快有了融入感、归属感，渐渐地深爱上这座城市。30多年来，虽多次搬家，但每次都能幸遇好邻居，那种相处舒服的融洽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含义。我的耳朵小时候冻伤过，邻居就给我织了两套耳暖；我喜欢吃饺子，邻居做了饺子往往端一碗让我尝鲜；我喜欢吃南瓜、红薯，时不时便能收到邻居送来的时鲜瓜果。也曾到过很多城市，但我总觉得洛阳的古风民俗更让人沉醉。

近来，我随河洛文化振兴写作团队深入洛城周边乡村采风，也强烈感受到洛阳民风民俗的浓厚。

在伊滨区马寨村，我们一进村便看到一面醒目的家风家训墙，上面列着该村几大家族王氏、申氏、付氏、朱氏、张氏、郭氏、高氏、刘氏的祖传家训。其中的朱氏家训说：“见老者，敬之；见幼者，爱之。有德者，年虽下于我，我必尊之；不肖者，年虽高于我，我必远之。慎勿谈人之短，切莫矜己之长。仇者以义解之，怨者以直报之，随所遇而安之。人有小过，含容而忍之；人有大过，以理而喻之。”这段话源自宋代大儒、理学家朱熹的《朱子家训》。

该村朱家人始终秉承祖训，诚实做人，敦睦乡邻，不惹事，不怕事。奋发图强，再苦再难也不偷不抢、不欺不骗。立足本村，放眼外界，走得再远，一声召唤就立即赶回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劲儿。朱家祠堂抗战时被当作救助站，抢救被日军飞机炸伤的乡亲们，后来又用作学校、仓库等。朱氏后人兼容并蓄，宽大为怀，对外来户不欺生、不排斥。

朱氏后生朱宏安说，奶奶曾给他讲过，当年朱家把仅有的的一点食物分给逃荒者吃，还经常接济贫弱者，甚至腾出房屋让给外来户王家住，后来两家结亲。朱宏安说，从记事时起，他就没见到村里出现违法犯罪的人和事。在这里搞文旅产业开发的某企业负责人也说，这个村的民风民俗很纯朴，项目建设比较好开展，现在村容村貌变化也很快，很有开发潜力。

再到市民之家和各县、乡、村看看家风家训馆，我们更可以强烈感受到河洛大地的浓厚风俗。孔子所言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的正统周礼之风，众多古圣先贤共同襄助的河洛优雅之风，新时代有识之士推陈出新化育的传承创新之风，使“犹尔雅”的古都风格更加和煦怡人。

东坡若在世，当惊风俗新。



烟岭朝晖

卫宏胤摄于寇店烟岭广场

时令走笔

是啊，孩子们上街看到的是大人们的腿，而不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，这是他们的身高决定的，身高决定见识；或者随手往下水道扔垃圾，或者一气之下关掉阀门，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家的整洁、安静和方便，这是他们的心理境界决定的，心灵境界决定见识。

台湾有一家大型公司，总裁是一位女性。让同行们感到惊奇的是，这位干练的女总裁对下属总是温文尔雅、和颜悦色，并不像想象中的总裁那样威风八面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总裁，她带领的公司经营业绩总是比别人好。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，女总裁透露了她的经营秘诀：不要指望别人的见识都和你一样。

岁月可以磨掉许多东西，但道理却古今相通。翻阅《世说新语》，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天，教养良好、才华斐然的和尚竺法深在晋简文帝司马昱那里聊天，正好被当时的清谈主力干将丹阳尹刘恢看到了。刘恢就夹枪带棒地讽刺道：“你这和尚怎么不在寺庙里待着，没事就往有权有势的人家里跑啊？”竺法深面不改色，从容回答：“阁下您认为这是有权有势的人家，在我眼里，这和贫寒人家没有什么区别。”竺法深没有和刘恢一般见识，所以干戈为玉帛。

身高决定的见识，会随着成长而提高；心灵境界决定的见识，也会随着人生修炼而广远。修炼人生，增长见识，让我们人生成功的高度，高些，再高些……

故园琐记

老家的门锁

□ 大海

小时候在老家，记忆中家家户户都有锁，尽管那大门是稍微一撞就开的。

老家的锁有的是铁匠手工打造的，有的是铜匠手工制作的。锁的形状圆的，椭圆的，方的，长方形的。钥匙的形状更是千把一面，三寸多长，筷子宽窄的薄铁片前端握弯挖个小方口，那钥匙往往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好几把锁。

那时候的锁也不坚固，锤子一砸就开，甚至有的锁用手一拽，就开。我家大门上的锁更是个聋子耳朵——陪饰儿。我家的大门锁住后，钥匙就放在大门两侧的门窗儿里，最多有时候拾块瓦片盖住。我家门锁的作用，也就是告诉来人：“家里没人，你有空再来吧。”

有一次，母亲和东邻西舍的大娘婶子说到锁门这件事。一个婶子说：“俺的钥匙就放到猫道眼儿里。”一个大娘说：“俺的钥匙就放在门槛底下。”一个嫂子说：“俺的就放在门‘疙瘩’那里。”一个婶子说：“那一回，从地里回来，钥匙锁家里了，正好李狗路过，我一说，人家掏出钥匙往俺那锁里一入，嘿，开啦！”

有一次，邻居去俺家借东西，一看家里没人，急着用，就找到了地里，我母亲脱不开身，就吆喝着说：“钥匙在俺那门窗儿里，你开开门自己取吧，出来记着把门还锁住，钥匙还放在那里就行了。”

那时候锁门和不锁门一个样，好多家还是柴扉门，一拽就开，可是破门而入盗窃的事也不咋发生。到如今，家家都按着防盗门、户户都按着防盗锁，大多还按着防盗窗、防盗网，甚至还有监控、自动报警系统的，就这破锁入室案件也时有发生。

俗话说：“锁君子不锁小人。”人群中，部分人永远是诚实的，他们绝不会偷盗；还有部分人永远都是不诚实的，他们总会撬锁偷盗；因此防盗的并不是小偷，因为如果小偷真的想偷你，啥锁也锁不住他们。

锁真正防的，是那些大多数时候都诚实的人。

灯下漫笔

近日，和朋友在一起聊天。刚坐下一会儿，一位朋友就要起身告辞，说是要给家里提水。问其故，他马上诉起了苦。所住的楼房，一个门洞已经停水8天了。

“自来水公司不作为？”“不是，是下水道老堵塞，一楼的住户家一个月被淹两次，结果人家把总阀门关闭了。”“没有人协调？或者说一楼没有和楼上住户说起这事，让大家都注意？”“人家说了。有的住户很理解，很配合，而有个别的住户不以为然。”可能是说中了嗓子，拿起茶杯“咕咚咕咚”几大口，然后接着说，“有一住户，当人家给他说这事时，先是不开门，后来门开了，丢下一句‘是你家堵了，又不是我家堵了’就又‘咔嚓’把门关上了。一楼住户一气之下就把总阀门关闭了。”各家只好又怨气又无奈，到处找水做饭……

生活就是万花筒。简单地想，好多事情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只是站的角度不同罢了。但细想想，社会之中，应该有一个公理，也就是大家都认可的社会规范。人是否达到这个社会规范，就在于这个人“见识”的或高或低。

某天翻看报纸，看到一幅少儿绘画获奖作品，题目是《陪妈妈上街》。画里面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车水马龙，也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有的只是数不清的大人们的腿。欣赏、品味、想象、思考，越端详越体味到这幅画的童贞和真实。幼儿园的孩子只有几岁，身高几乎还不到大人的腰部，他们上街看到的只能是大人的腿。

是啊，孩子们上街看到的是大人们的腿，而不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，这是他们的身高决定的，身高决定见识；或者随手往下水道扔垃圾，或者一气之下关掉阀门，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家的整洁、安静和方便，这是他们的心理境界决定的，心灵境界决定见识。

台湾有一家大型公司，总裁是一位女性。让同行们感到惊奇的是，这位干练的女总裁对下属总是温文尔雅、和颜悦色，并不像想象中的总裁那样威风八面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总裁，她带领的公司经营业绩总是比别人好。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，女总裁透露了她的经营秘诀：不要指望别人的见识都和你一样。

岁月可以磨掉许多东西，但道理却古今相通。翻阅《世说新语》，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天，教养良好、才华斐然的和尚竺法深在晋简文帝司马昱那里聊天，正好被当时的清谈主力干将丹阳尹刘恢看到了。刘恢就夹枪带棒地讽刺道：“你这和尚怎么不在寺庙里待着，没事就往有权有势的人家里跑啊？”竺法深面不改色，从容回答：“阁下您认为这是有权有势的人家，在我眼里，这和贫寒人家没有什么区别。”竺法深没有和刘恢一般见识，所以干戈为玉帛。

身高决定的见识，会随着成长而提高；心灵境界决定的见识，也会随着人生修炼而广远。修炼人生，增长见识，让我们人生成功的高度，高些，再高些……

聊 秋

□ 陈利国

立秋了。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在农耕时代，秋天确实是收获的季节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。脱离农门十余年了，复种秋收的事还在记忆里。

儿时，村庄附近有个奶厂常年收草，暑假，村里的小孩子们就会结伴割草，三人一组，到洛河滩割草，送到牛奶厂去卖，可以换几块钱巨款，可以买些心仪的东西或零食。

地里的玉米收获后，是父辈们发财的机会，都会去地里割玉米杆拉到奶厂卖，一车能卖十几块。因去卖玉米杆的人太多，常常卖一车要整夜地排队。卖完后拿到那十几块，心里那是真高兴，回家后继续割一车再次排队。有时为了能多些重量，就会去找那种绿油油的玉米杆。

记得有一年父亲的表亲家特意捎信说，他家的玉米杆绿，他们顾不过来，让父亲去割他家的。那几天每车能多卖一元五角，父母特别高兴。排队不容易，车上能多装些就多装些，有一次父亲的架子车胎被压爆了，还有一次因装的太多，路况不是很好，翻车了。好在随后父亲发明了打捆装法，再也没翻过车。

拉重架子车是个力气活，车上绑几根绳子，几个哥哥都拉着。“山里猴不敢见风，我是老小，也要拉绳梢。母亲笑着说“一个蛤蟆四两力”，多拴根绳。

那时最羡慕的就是有拖拉机的，虽然也需要排队等候，那一车拉的玉米杆是架子车的两倍还多，一发动，不费力气就开走了，嘟嘟嘟嘟——

中午与父母在一块吃饭，又说起了那时的故事。父亲说，现在的社会真是好，不用那么出力了，还吃啥有啥。父亲很知足，他脸上的皱纹都带着笑意。

思绪悠悠

浅 秋

□ 海燕

夏末的夜，踽踽独行。

华灯渐歇，偶有几家夜店还未打烊，远处断断续续的歌声在悠长悠长的街道上回荡。昏黄的街灯将淡淡的光晕投射在宽阔的柏油路面上，月光下积水的倒影里仿佛瞬间消散了一季的暑气。

街角的晚风卷起地上几片落叶，倏忽飘起，倏忽又落下。什么时候开始，这昔日的街道就没有了盛夏的拥挤和慵懒？什么时候开始，这街道变得如此空空荡荡？

步履匆匆中我忽然碰撞到秋的臂膊，不由得拉一拉敞开的衣领，哦，浅秋，你来了……

浅秋是从深夜悄悄赶到的，夏末的朝阳一露面，她又娇羞地地跑开了。就这样一直躲躲闪闪，仿佛初识的孩童，躲闪多次后，才可以和你坦然相见。

清晨，漫步孝文北路，一路晨风送爽。最喜欢翡翠庄园墙外那长长的一架蔷薇，从北到南，连连绵绵几十米，翠绿的藤蔓焕发着勃勃生机；枫叶路旁那一篱丛菊，郁郁葱葱，缀着露珠，微笑着，欢闹着，蓄足力量，等待开放。

晨雨还是说来就来，但已经没有了夏雨的滂沱和酣畅，几丝几缕，稀稀疏疏。站在洛阳师院门前的法桐下，抬头仰望，偶尔几片黄叶似乎最先品尝了浅秋的凉，那叶中的脉络越发清晰和透亮。过几天，就该是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感喟了。有幸，我抢先了一步，在这个夏末晨雨中领略了秋の色、秋的味、秋的凉，而同时，又有了一份提前感受的悲伤。站在树下，偶有清露滴落，携着清凉，滑过面颊，打在胸膛。

红色记忆

青松不老

□ 杜阳春

赵长寿，庞村镇赵屯社区人，今年95岁高龄，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9次立下军功，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荣立特等功。他经常教育后辈不忘历史，牢记初心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赵长寿17岁被抓壮丁，在国民党武庭麟部当兵。1943年，他打的第一仗就是洛阳保卫战，与具有飞机、坦克、战车等先进武器的日军激烈战斗18天，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。

1947年初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运动战中，他所在四纵特务连活捉了敌师长武庭麟，副军长杨天民、姚北辰，受到纵队嘉奖。

1948年3月，在解放洛阳战役中，他随陈庚、谢富治兵团11旅32团特务连浴血奋战，攻克洛阳由国民党青年军拼命死守的最后一个据点——西北隅，活捉国民党王牌206师师长丘兴湘，打破国民党吹嘘的“洛阳城固若金汤”的神话。

1948年11月，黄维兵团被我们中原野战军包围于双堆集地区，3个敌碉堡以猛烈火力阻住我军前进道路。他带领7个战士炸毁敌碉堡，扫清前进障碍。战友们在匍匐前行中有4人中弹牺牲。他爬行到距碉堡10米左右时，将3人仅剩的2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入敌碉堡，随着手榴弹的爆炸，他站起身端枪向另一碉堡射击口猛射，右腿连中3弹，身负重伤，却为大部队趁机攻开敌阵地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黄维兵团10多万人全部被歼，兵团司令官黄维被俘。此次战役他荣立“特等功”。

之后，他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、华东战役、华南战役等著名战役，9次立下军功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他随部队挥师西南剿匪，经过艰苦卓绝战斗，消除了匪患。

1955年，他主动退伍还乡，在村里当了25年党支部书记。他为人正直和善，不贪不占，邻里纠纷、家庭纠纷，群众都愿意请他调处，他任职期间，整个村都处于祥和稳定之中。1972年，他带领干群积极发展水果生产，在全乡率先建起了150亩规模的苹果园、梨园，连年丰收，收入可观，巩固了集体经济，又提高了人民生活。

他时刻以军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。当时的农村参军是众多青年人向往的事情，一可以保家卫国，二可以改变命运，他有7个子女，唯一的儿子想参军，已经通过了政审，他却没让儿子去，把名额让给了其他人。他不愿别人说他搞特殊，“走后门”，以他的资历，那时安排几个孩子跳出农门是很容易的事，但他没有那样做。

在他言传身教下，儿女们都继承了他的优良品质，一家人和睦相亲。他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每顿饭儿子、儿媳都要端到跟前；他不吃肉，儿媳专门给他做菜；他爱吃菜饼，女儿们时不时就送些过来；晚上听到他咳嗽，儿子就立马到跟前查看。

如今，他已95岁高龄，思维清晰，虽然腿脚不利索，还能骑电动车到处走走看看。他还清楚记得淮海战役胜利后，庆功大会会场前的一副对联：“红花要有绿叶衬托，功臣要和群众结合。”

乡情难忘

见了父老问声好

□ 王中民

有首歌，名叫《父亲，我记住了》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

“望着我的眼，父亲对我说，出了点名没啥了不得，邻村的大娘给你打招呼，你别假装不认得；挣了几个钱没啥了不得，村头你二爷的小屋就是脏，你也要去坐一坐……”

每当我听到这首歌，就想起回老家的那些事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常听老人们说，谁谁家小子德行好，当了干部没架子，见了乡亲有礼数。还听说，谁谁家小子德行差，当了干部架子大，一进城就覺得不得了，见了乡亲也没话。不但这些为人之道，在我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地烙印。

在部队时回乡探亲，我总要去左邻右舍坐坐，去村里的老人家看看，去找一起玩耍过的发小聊聊，去儿时常玩的地方走走。见了父老上根烟（尽管我不抽烟），见了妇孺问声好。

记得我参军时穿上军装，准备走的时候，村里的张大爷再三叮嘱我：“出门在外，要常洗脚，解乏。”简单一句话，温暖我一生。多年后，一次我开车回老家，看见张大爷在村边攒柴堆，我停下车走到他跟前叫声“大爷好”，张大爷抬头一看，又惊喜又激动：“哎呀，是民啊，还认识我这老头子啊！”我递上一根烟说：“咋能不认识呢，你身子骨还硬朗吧？”大爷说：“还凑合，就是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你不给我说话，我也看不清是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那样，没变、没变。”

在村口，昔日乡亲们常聚集的地方，还是那棵大树，还是那几个磨得锃亮的大石头，儿时的夏夜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张大娘看见我：“这不是那个民吗，啥时候回来的？”我赶紧迎上去：“大娘好，你身子骨还好吧？”“好好，现在光景好了，吃喝不愁，身子骨硬朗着呢。”大娘说着从屋里拿来一个大气子，“来，尝尝，刚蒸哩！”我赶紧推辞：“一会就回去吃饭了。”大娘不高兴了：“作假哩不是，小时候可没少吃大娘哩饭，快，趁热吃了！”还是那么热情厚道，我赶紧接过包子：“喂，真香！”

小时候虽没吃过百家饭，但左邻右舍家的饭没有少吃，家里人下地回来晚了，饭还没做好，邻居的大娘大婶不是人个馍，就是端碗汤。直到现在，每次回老家，本来计划和同学战友们出去搓一顿的，但到临走时，不但家里人不愿意，邻居的大娘大婶们也不高兴：“这么远回来，不吃点啥就走了，婶们心里会不得劲儿的！”那份亲情永远都难以忘怀的。

去年回老家，去邻居张大叔家坐坐，张大叔开口就问：“现在还蒜菜盘不蒜了？”嗨！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说的我可不好意思。小时候生活艰苦，吃饭的菜总是不宽裕，每次吃完饭后都把菜汤喝了，把菜盘磊得干干净净，甚至不用再洗，所以我这个嗜好邻居们都知道。一句调侃，却反映了深深的感情。

在城里，我们是普通市民，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。在家乡，在乡亲们眼里我们是城里人、公家人，本身就对你有仰慕之情，而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得，见了乡亲们递根烟，问个好，乡亲们就很满足。

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，是家乡的父老教会了我，是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进城参加了工作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家乡父老那份浓浓的情。